

◆故土珍藏

我的水果“故交”

易祥茸

只要春雷响起,那田边、塘边、水圳边的“酸巴梗”便箭也似地往上长。它圆圆的杆,像竹子一样有节。杆上长着不规则的棕褐色条纹,很像老虎的皮。

酸巴梗是我儿时最喜吃的“水果”之一。当它还只长上三四节的时候,把它折下来,轻轻地剥掉它的表皮,里面就露出翠绿色的肉来。送到嘴里嚼,脆生生的,微酸带甜,咽下后还满口留香。吃甘蔗还要吐渣,吃酸巴梗连渣都咽下去了。酸巴梗生长力特别强,在田地边上长着和庄稼抢肥料,农民们见了它就要连根挖掉。但是,根是挖不尽的,待到第二年春天,余根留下的“残渣余孽”又迅速膨胀。

后来我才知道,我们心仪的酸巴梗学名叫“虎杖”,民间又叫红三七、假川七,是一味很好的中药。我在想,我现在身体还过得去,是不是也得益于年少时多吃了酸巴梗。

“三月泡,红灯笼;不照富,只照穷。”小时候,我们就是唱着这首儿歌去寻找“三月泡”的。每当“吹面不寒杨柳风”刮过后,山坡边、田坎边、灌木丛中那些三月泡光秃秃的老枝、甚至老根茎,都迅速发出嫩芽,嫩芽迅速抽条,而且每个叶柄都夹有一个花骨朵,花骨朵呈白色。开始还只是一朵、二朵,接着就连成一片,像是天上掉下来的一片片云彩。不久,所有的花骨朵都化成了一个青色的小颗粒。这些颗粒经春雨洗涤,春光酝酿,渐渐膨胀,由绿变黄,由黄变红,由红变紫。这些天上掉下来的云彩也就从白色变成了红色。

特别是那些田坎,由于春播前被收拾得很精致,其他的杂草还来不及生长时,那“先揽东风”的三月泡就早已把红彤彤的果实“挂”在田坎上,特别显眼。这时,大人们忙于春耕,哪有闲心管这些山里野果?只有我们这些“无赖”小孩,先找到一丛吃饱,然后再摘些,用衣襟兜着,回去给父母尝尝鲜。

成熟的三月泡,酸甜酸甜,大多甜味盖过酸味,落口消融,特别适合老年人。三月泡,学名“毛莓”,又名山莓、悬钩子,据说醒酒止渴、化痰解毒的良药。

盛夏,那些刚施过肥的而又正在分蘖的禾苗在太阳的照射下,像是被蜂咬了一口一样,疯狂生长。农民们辛勤劳动,要的就是这个令人欣喜的结果。但是,就在禾苗疯长的同时,另一种名叫“麦子草”的植物也在疯狂生长,它们分蘖甚至比禾

苗还快,有时“个子”长得比禾苗还要高。它们拼命和禾苗抢营养,争地盘。

农民们拿“麦子草”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因为,如果光扯掉它的苗是没有用的——它的苗下还长有一个“坨”。你把苗拔了,不久,“坨”又分出苗来。而这个“坨”正是我们喜欢的水果。它有点像荸荠,不过比荸荠个子小,但味道特别不错。洗干净,也不用剥皮(因为皮很薄),直接塞进口里,落口消融,有甜丝丝、凉爽爽的味道。所以,每到这个季节,我们就到田里摸“麦子草坨”吃。

下田摸“麦子草坨”,对禾苗是有影响的。年少不懂事,为了弄吃的,把禾苗弄得东倒西歪也不管。后来,生产队想了个办法:让我们小孩去采“麦子草坨”,按重量记工分,而且麦子草坨归我们自己;麦子草苗也要扯出来,拿去喂鱼,也按重量记工分。但有个大前提,就是一定要保护好禾苗。既饱口福,又挣工分,这就大大地提高了我们采摘这种水果的积极性。

后来我查了资料知道:这种我们称之为麦子草坨的东西,叫做“野荸荠”,又叫地栗、水栗。

进入夏季,那些山边不长灌木的黄土地上,一大片大片的“地葡萄”就迅速扩张自己的地盘了。它是匍匐茎,几乎完全贴着地面生长。比成人的拇指还要粗的叶片呈墨绿颜色。它本也是一种很好的牛吃的草料,但由于太贴地,牛根本啃不着。所以在牛羊等动物的来往践踏之中,它却能得到很好生存。它的花也很有意思,别的花是黄色或红色的,而它的却是雍容华贵的紫色。每到夏末,每朵花都成了葡萄大小的紫色的颗粒。因为它匍匐在地,又酷似葡萄,所以我们就叫它地葡萄。

地葡萄味道好极了。摘一颗,不用剥皮,丢进口里,落口消融,水分足,还酸酸甜甜的。它不但是消暑良品,而且还饱肚子。但有一个“缺点”,它本身是紫色的,我们吃了后,整个嘴巴包括嘴唇都成了紫色。

地葡萄学名叫“地榆”。“百草是药”,地榆也不例外。有一次,我的手腕不知什么时候感染了无名肿毒,疼痛异常。草药郎中说,没事,去摘些地葡萄吃,再摘些捣烂敷上就会好的。我照办了,没过几天肿痛消除。平时不起眼的野生水果,关键时刻竟然派上了大用场。

我家屋子的旁边有块地,

由于它肥沃、离家近,耕作方便,实在是再好不过的菜地。但也有缺点,就是常常冷不防有鸡鸭进去,不需半个时辰,一园好菜就会搞得七零八落。父亲花了大力气:打木桩,用竹竿拦,用杉刺拦,结果收效甚微。于是,发了狠心,在菜园的周边全都栽上“糖罐子”(学名金樱子,又名糖刺子、刺糖梨)。此物包括茎叶、果实全身长刺,拦鸡鸭绝对没问题。

从此,每到秋末,我家菜园的围栏就开满了白色的糖罐子花朵。孟冬过去,白色花朵就成了黄澄澄但满身长刺的果实。每当这个时候,我们就在手上套个皮夹子,把果实摘下来,放到鞋底下面轻轻来回滚动,把刺抹掉,然后用水洗净。剥开果实,挖掉里面像麦粒一样的籽,再塞进嘴里——那个甜呀,犹如“梨子捋上了蜂蜜”,难怪人们称之为糖罐子。

秋去冬来,大地似乎变得没有一点生机:几乎所有的野草变黄后,逐渐枯萎,经过一轮霜冻,全都变成了白色;许多树的叶子由黄变红,最后飘落山野,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在寒风中摇曳……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,辽阔的山野里会出现这里一片,那里一片火红的颜色,像红云落地,像火把燃烧——那就是“火棘”。民间称火把果、吉祥果、红姑娘,但更多人却称之为“救兵粮”。

火棘,春长叶,夏开花,直到冬天,它的比筷子头还大的圆形果实才逐渐由黄变红。由于所有枝头全是果实,而且非常密集,甚至遮盖了叶子,所以一株火棘就像一个大火把。火棘颜色诱人,而且味道甘酸,还能饱肚子。

有一次,我进城卖柴,天色很晚了才卖掉。一担柴一角8分钱,还算是一个不错的价格。我花一角钱给父亲买切丝烟,8分钱买了盐,分文不剩。街头3分钱一个的糖包子,我连看都不敢看一眼。在回家的路上,实在饿极了,突然发现了路边的火棘,连忙扑了上去饱餐一顿,才恢复了点精神,安全回到家中。



有的切成片,有的不要切,直接晒。条状的、片状的萝卜挂在绳索上荡秋千,这些是用来腌制萝卜干的。一碗活色生香的腌萝卜摆在桌上,乡间的生活立刻就有了滋味。用手捻一条往嘴里一丢,吧唧吧唧一嚼,又脆又辣,全身毛孔都辣出汗,嘴巴辣得绯红……

傍晚时分,趁太阳还睁着眼睛,我们就赶紧去收晒过的稻草、棉被。把稻草平平整整铺在床上,再铺上被子。晚上躺在床上,蓬蓬松松的被子里,藏着好多好多的太阳,床上暖烘烘的。床下金黄的稻草软绵绵的,发着一股清新淡雅的香味,是稻草的香味,还是太阳的香味呢?我不知道。我躺在床上做着梦,连梦也是香的。

愿我们心有阳光,一路芬芳。



◆岁月回眸

那片向阳的山坡

张雪珊

癸卯年十月初七,本应是父亲九十岁的生日,而他离开我们已经一年零十个月了。这天,初冬的阳光静静地洒下,整个山岭肃穆而又清冷。我陪同母亲和姐姐、大哥、二哥等,前来为他扫墓祭奠。

父亲4岁丧父,13岁丧母,从小备尝艰辛。伯伯砍柴换钱,供他上学念书。由于天资聪颖,加上勤奋好学,他少年时被十里八乡的乡亲们誉为“秀才”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,父亲就参加了革命工作,找回了人生的尊严和理想。

走上工作岗位后,父亲克服一切困难勤学苦练,因工作成绩突出,1952年荣获邵阳专署先进税务工作者称号。父亲心直口快,性情刚烈,后因故回家务农。他和母亲披星戴月、栉风沐雨、节衣缩食,把7个儿女拉扯长大,培养成人。无论多么劳累,无论怎样困苦,父亲总是坚强面对,乐观豁达。他经常教育我们要勤奋学习,遭遇挫折要坚忍不拔,还教育我们要有骨气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年逾不惑的父亲被安排在岩口铺担任民政干部。他工作兢兢业业,村民乡邻有事求助,他随叫随到从不拒绝。因此,他多次被市、县评为民政工作先进个人。

父亲博闻强记,下笔千言。他一生赤心为民,乐善好施;为人正直,嫉恶如仇!

我们心中一直敬重刚毅耿直的父亲,不但从不埋怨,而且深怀感恩。在父亲的严管厚爱 and 关怀养育下,我们自尊自爱,自立自强,或求学、参军,或自主创业,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奔忙打拼,创先争优。每当看到我们那

些立功、获奖证书,父亲总是眉开眼笑,愁闷顿消。儿孙健康成长,自食其力,报效祖国,是父亲最大的希望,也是对他最好的慰藉!

父亲的离去,让我们失去了最坚强的依靠,失去了最深情的牵挂,让我们肝肠寸断,痛不欲生。我无数次回想他的教导话语,无数次梦见他的音容笑貌,无数次回味和他的促膝长谈……他的离去,更是激发了我勇毅前行的力量。在工作中,我啃掉了一块块硬骨头,取得了一项项新业绩,获得了一个个新荣誉。

父亲的离去,让我愧疚满怀。对于耄耋母亲,我没有尽心尽责赡养、陪伴;对于兄弟姐妹以及晚辈,我人微言轻关心帮助不够。对于儿子女儿,我一直苦口婆心教导他们做一个遵纪守法品德高尚的人,做一个珍惜时间奋发向上的人,做一个珍爱生命摒弃旧习的人,奋发图强,行稳致远!

父恩如山,情深似海。敬爱的父亲,您的自强不息精神,您的正直磊落、坦荡无私品德……定将融入子孙们的血液。

血浓于水,责任在肩!敬爱的父亲,我一定铭记您的教诲,继承您的遗志,尽职尽责履行孝老爱亲、抚养儿女的责任,以身作则激励晚辈在各自的学习领域和工作岗位上展现新的风采,以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迎接新的挑战,以坚定的步伐和执着的信念书写新的荣光!

那片向阳的山坡,承载着我不尽的思念……

(张雪珊,供职于双清区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)

老父“借”书

林日新

一天,年逾七旬的父亲要我帮他借书看。我颇感意外,他平时可是从不看书的呀!

我小时候,特别好问。看到一棵树,我会问:“爸,这是什么树?”父亲答道:“枫树。”“枫树为何没杉树直呢?”“我不知道。”看到一株草,我也会问:“爸,这是什么草?”父亲答道:“黄茅。”“它为何长不到树那么高?”“因为它是草。”“树一定长得比草高吗?”“是的。”“梔子树也是树,可它却没黄茅高呢?”“嗯。”“为什么?”“我不知道!”“你是大人,咋不知道?”父亲朝我瞪一下眼,凶狠狠地:“就你的话多!”这种情形重复多次后,我便不再问父亲了,他也不再带我外出了。

在家里,父亲对我格外严肃,动不动就骂人,我感着很受“压迫”。六岁那年,我向母亲提议:“晚上,我想与爷爷睡。”母亲答应了。我立马把自己的小枕头搬到爷爷房里。爷爷很高兴,伸出他那粗糙的大手抚摸着我的小头,笑着说:“好的,以后我的乖孙子就陪爷爷睡了。”

父亲爱喝酒,家里只要有客人,他就请人喝酒,一喝酒就很兴奋,说话的嗓门很大,声调很高。喝到兴头时,就与人划拳,一场酒往往要吃上半天,母亲提醒也无用。每次硬要爷爷出面劝,客人知趣地走了,他才快快地放下杯子。第二天,他又去找人喝酒。唉,那时候的父亲真是不可救药!

听人说,父亲小时候很聪明,小学时成绩很好。他到城里参加了升学考试后,没接到录取通知。初中开学后一个月,在城里教书的二伯父回乡说父亲“考上了”,然为时已晚。此后,父亲一直责怪爷爷不去打听消息,耽误了自己的前程……父亲打得一手好算盘,打算盘时,

只见他双手开弓,速度之快令人眼花缭乱。二十岁那年,大队经济场便调他去当会计。

父亲过度喝酒,终于醉坏了身体。一个上午,父亲被人扶回家。原来父亲在对门山上昏倒了,还吐了一大摊鲜血……父亲出院后,身体一直没好利索,做不得重工,每年挣的工分还没有一个妇女的多。这时,他似乎变了个人,不喝酒,不打牌,也不争强好胜,整天像蔫晒蔫的白菜,默默地为队里做一些轻松的事。他在家里很少说话,对我更严肃了,对我的学习特别上心。他不准我随便外出,天一黑就陪着我做作业,常对我说:“儿啊,爸爸吃了没多读书的亏,你可不能再吃亏了。考试要争头名!”

幸好,从小学到初中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,他很高兴。后来,父亲几方央求,才把我硬是塞进了刚办的“五七中学”。我高考落选后,他不甘心,就送我到城里读补习班……直至我侥幸地考上了小学民办教师,他才稍展愁容。

这天,平时从不看书的老父亲竟开口向我借书,我立马到学校图书馆找了一本厚厚的《百科全书》给他。他翻开一看,发现里面有彩图有文字,很是兴奋地说:“我想找的就是它。”我问他何用?他面露赧色,讷讷地说:“我不想再让孙子失望了。”

哦,我的心突然一震,真是难为他老人家了。(林日新,武冈市作家协会副主席)

◆六岭杂谈

杲杲冬日出

李云娥

午后,我来到阳台上。阳光像婴儿肉嘟嘟的小手一样在我的身上游走,软绵绵的,暖乎乎的。我身上每个毛孔都张开了嘴巴,似乎能听到咕嘟咕嘟欢快地吹气泡的声音。我像浮在暖阳里的一片树叶,很是轻盈。

童年时代的冬天,常常看到一群老人靠着背风的墙根,坐在矮凳子上舒舒服服地晒着太阳。他们一边晒太阳,一边唠嗑。时光在他们没有牙齿的嘴里来回穿梭,所有的往事就那样溶解在阳光里,淡淡的,带着阳光

很久的被子有点潮了,垫床的稻草也有点润了,都要拿出来放太阳下晒晒。妈妈更是忙得双手没停过一秒。从地窖里吊上来的红薯一半蒸熟,切成薄片,捏成透明的圆圆的红薯饼。那些生红薯就切成丝,切成条,撒在草地上、瓦背上。这些生红薯丝,是我们童年时最美味的美食,粉粉的、甜甜的,也是青黄不接时的主食。米缸见底了,妈妈从挂在横梁上的蛇皮袋子里抓几把红薯丝,洗干净,一锅煮了,出锅时撒一把绿油油的葱花,就变成人间佳肴。还有那水汪汪的白萝卜,有的切成条,